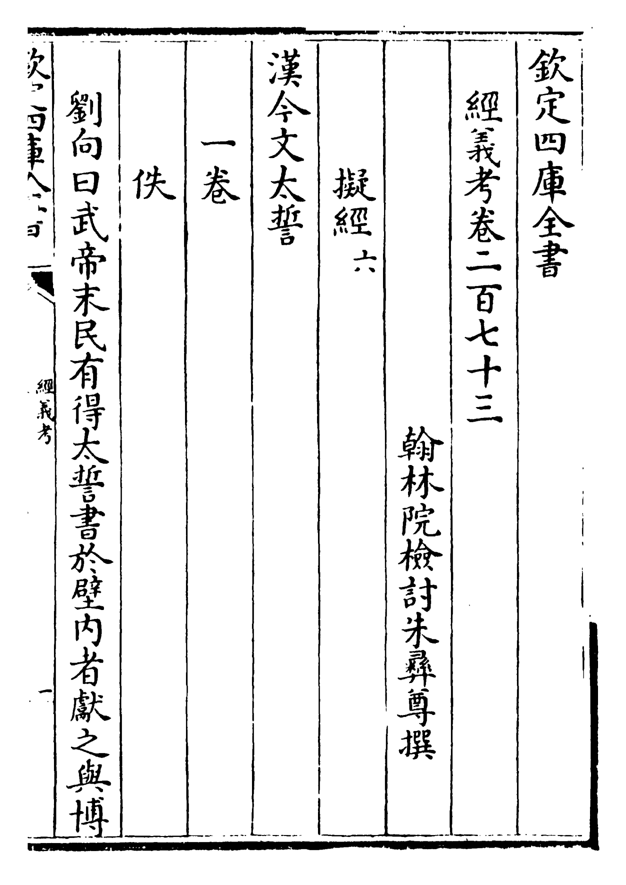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擬經六

漢今文太誓

一卷

佚

劉向曰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書於壁内者獻之與博

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

王充曰掘地所得者

趙岐曰今之太誓後得以充學

馬融曰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其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

太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
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
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
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
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畧舉五事以
明之亦可知矣
房宏曰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
文太誓三篇

王肅曰太誓近得非其本經

孔穎達曰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太誓云丙午逮師

陸德明曰漢宣帝本始中河内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

董斯張曰河内女子所獻太誓一篇與古文不同按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

其聲魄索隱曰此以下至流為烏見今文太誓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烏有孝名武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索隱曰按今文太誓流為鵰鵰鷙鳥也然則今文太誓唐初猶有存者即河內女子本也惜無從見之又詩疏引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又引太誓曰司馬在前漢書引太誓云立功立事劉向三統歷論引今文太誓云丙

午逮師說苑引太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墨子引太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均又引太誓去發篇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惟我有周受之上帝毛詩注疏鴻雁小序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疏云今太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為重也漢郊祀志引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

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注今文太誓也此皆古文不載者

張氏霸偽尚書

二十四篇

佚

漢書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

兩徵以中書挍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子弟尉氏樊並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

王充曰孝成皇帝時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張霸案百篇序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帝出祕尚書以考挍之無一字相應者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辠亦不滅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

黄鎮成曰張霸偽書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二十四篇前漢諸儒以之附伏生二十八篇并偽太誓並行

王應麟曰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之

孔氏衍漢尚書

唐志十卷

後漢尚書

唐志六卷

後魏尚書

隋志八卷唐志十四卷

俱佚

劉知幾曰晉廣陵相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删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後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夫尚書

所記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事雖脫畧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模擬古法故舒元所撰不行於代也

王氏通續書

二十五卷

佚

杜淹曰文中子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為二十五卷

新唐書王勃傳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門人甚衆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録無書者十篇勃補全缺逸定著二十五篇

中說續書始於漢以存漢晉之實天子之義列乎範者四曰制詔志策大臣之義載乎業者七曰命訓對讃議誡諫

王勃序曰書以記言其來尚矣越在三代左史職之百官以理萬人以察揚於王庭用實大焉茍非可以

燮理情性平章邦國敷彞倫而叙要道察時變而經
王猷樹皇極之綱維資生靈之視聽皆可畧也昔者
仲尼之述書也將以究事業之通而正性命之理故
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附之行事道德仁義於是乎
明刑政禮樂於是乎出非先王之德行不敢傳非先
王之法言不敢道紀千數百歲斷自唐虞迄於周漢
風流所存百篇而已以此見聖人言約理舉神明不
勞而體時務之撰矣故能法象天地同符易簡借前

箸於筌蹄驅後主於軌物密而顯宏而奥久而彌新用而不竭非古之聰明聖智乎覽博達孰能為此哉孔安國曰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嗟乎其言甚大可使南面稱聖人之後矣自時以降史述陵遲人自為家標指失中陳事亂而無當制理參而不一由是大典散而人文乖是非繁而取舍謬與夫古先哲人制述之意不其疎乎我先君文中子實秉睿懿生於隋末覩後作之違方憂異端之害正乃喟然曰

宣尼既没文不在兹乎遂約大義删舊章續詩為三百六十篇考偽亂而修元經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述易讚以申先師之旨經始漢魏迄於有晉撰其典物宜於教者續書為百二十篇而廣大悉備嗟乎賢聖之述豈多為哉噫亦足垂訓作則冐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當時門人百千數董薛之徒並受其義遭代喪亂未行於時歷年永久稍見殘缺貞觀中太原府君考諸六經之目則亡其小序其有録而無篇者

又十六焉嗚呼兹不可復見矣家君欽若丕烈圖終休緒乃例六經次禮樂叙中説明易讚永惟保守前訓大克敷遺後人勅兄弟五六冠者童子六七祗祗怡怡講問伏漸之日久矣躬奉成訓家傳異聞猶恐不得門而入才之不逮至遠也是用厲精激憤宵吟晝咏庶幾乎學而知之者其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豈聲禄是殉前人之不繼是懼聞者承命爲百二十篇作序而兼當補修其闕爰考衆籍共參奥旨泉源浩

然罔識攸濟嗚呼小子何敢以當之也其盡心力乎始自總章二年洎乎咸亨五年刊寫文就定成百二十篇勒成二十五卷昔者文中子曰漢魏之禮樂未足稱其書不可廢也尚有近古之對議存焉制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後之達晤者將有得於斯文乎於是龍集閹茂勉踵前修在大唐御天下之五十七祀也

按是序雖見文苑英華疑亦阮逸輩偽作

陳氏正卿續尚書

唐志卷七

佚

蕭頴士代正卿進表曰孔子序帝王之書首唐虞之典於堯則曰欽明文思於舜則曰誕敷文德文之時義大矣哉夏商以後王者之風殄矣天之未喪斯文帝道復興於漢數百年間憲章具舉夫其推步律歴帝堯分命之典也增修封禪帝舜時廵之義也約三章之法以正臯陶之刑班四時之舞以纉后夔之樂

且義帝之喪三軍縞服異夫湯武之放弒其君矣諸呂之亂浹辰底定異夫羿浞之驟移其祚矣中興之盛海外率服異夫吳楚之僭竊其名矣夫如是有漢之美固可比肩虞后千載一時之運與於赫盛唐正百王之闕思文陛下光五聖之嗣啓運應期之符弔人伐罪之義制禮作樂之本郊天禪地之位萬庾三登之穰河清海晏之瑞固以騰子姒而絶景挹嬀祁而高議矣誠宜詔史臣敷帝載炳唐虞之故實黜商

周之遺制乃漢氏巳畧之於前皇唐復曠之於後臣實惜焉知而不述臣子之罪也臣竊不自揆耕牧餘暇討尋載籍一紀於兹今謹上續尚書一部凡若干篇卷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以續夫前書堯虞之典也其餘文景明章之後魏晉宋齊以還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隋洎高氏以至聖朝總一十二代詔策章疏頌歌符檄類而刊之次以年代以續夫夏商周秦魯之篇也臣伏讀貞觀實録太宗因聽政之暇

觀覽尚書謂侍臣曰朕每庶希唐虞亦欲公等齊肩稷契臣故知有漢之功業與我唐之化理俱可以繼夫唐虞之盛也微臣緬述太宗之旨勒成帝典不亦宜乎

王應麟曰陳正卿續尚書纂漢至唐十二代詔策章疏歌頌符檄論議成書開元末上之卷亡不著錄

明仁宗皇帝體尚書

二卷

未見

張萱曰擇尚書中臯陶謨甘誓盤庚等十六篇以講解語更其原文

劉氏謨典謨遺旨

未見

黄虞稷曰取漢唐宋詔誥章奏可為訓者成書

陸氏世儀書鑑

十卷

未見

世儀自述曰五經惟易具天人之理書完無闕所不必擬亦不必續若詩書禮春秋皆所在必續今惟綱目一書為繼春秋而作其餘三經無敢繼者一則怵於王通擬經之說一則泥於邵子删後無詩之言也不知王通續經之謬在續之而不得其正非經不當續也予於書取古今文字之有關於興衰治亂者於詩取古今詩歌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各為論以竊

附於孔氏詩書之義自難免於君子之譏然而其心其志則固願為聖人之徒而無可罪也

陸元輔曰書鑑詩鑑各十卷太倉遺民陸世儀道威集

白氏告纂禹元經

十二篇

佚

長編東魯逸民白告著纂禹元經十二篇開寶五年

因河決下詔求索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者許

詣闕上書附驛條奏遂召見告詢以治水之道善其

對將授以官告固辭父老求歸奉養詔從之

陳氏黯禹誥

一篇

存

黯小序曰禹賢益以天下授益采其謳謠之所歸卒

讓於啓故啓不由父授而書無典訓黯追其旨作禹

誥

陳氏士元廣禹貢楚絶書

二卷

存

士元序曰予嘗著楚故畧社友見之謂予曰子述楚中遺蹟太疎矣山支水委茫無脉絡何補於楚紀哉予於是準禹貢荆州山水而廣之竊取山海經越絶書之義題曰楚絶書絶者截也言楚域有截也楚域

予未能徧履蓋得之士人商旅所誦說及堪輿家所指擬者過半其間不無謬盭聊藏笥中異時博雅君子取而裁之實厚幸也隆慶庚午三月

白氏居易補湯征

一篇

存

蘇氏伯衡周書補亡

三篇

存

伯衡自述曰書序有歸禾嘉禾篇目而亡其書竊意雖唐叔之獻禾當亦有書葢俱逸矣昔白居易作湯征以補亡君子不罪也伯衡雖不敏輒敢效之作獻禾歸禾嘉禾凡三篇陷窾與爻丁卣父辛爵屈生敦台夫鼎比妍其眞不知量哉其亦大可哂哉

蔡氏沈洪範內外篇

七卷

存

沈自序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

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以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而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者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於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塗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以語象不明乎象何足以知數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有如是乎先君子

曰洛書與大衍詳說者數之原也予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事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攸叙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浸久麤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益於世教否乎皆所不敢知也然予所樂而玩者理也所言而傳者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耳

謝無梀序曰圖出河書出洛圖為易書為範易以象

範以數象以偶數以奇知有數奇而不知有象偶是有書而無圖也知有象偶而不知有數奇是有圖而無書也易更四聖其象已著範錫神禹其數不傳於是有以數為象而奇零無用矣於是有以象為數而多偶難通矣夫推其極則卦與疇象與數相因為用故也原其初則卦自卦疇自疇象自象數自數其可混而一之乎九峯先生廣西山之家學暢考亭之師傳著皇極内篇與夫易並行嘗即之而求其數矣始

於一參於三究於九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千五百六十一散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可遺其變化無窮未易以綱舉而條目也然其吉凶其悔吝其災祥休咎莫不粲然具見於八十有一章大抵以性命為端以禮義為準因古設教即事示戒欲正而不欲邪欲中而不欲偏為君子謀而不為小人謀凡所為揭天理叙民彝去世迷障人慾者雖不與易同象而未甞不與易同歸也其言曰天地所以肇人物所

以生萬事所以得失皆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嗚呼窮神知化獨立物表未易言也九峯先生其幾是與不然將不知而作為元包為洞極為潛虛程子謂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矣其何以闡範數配易象補前古之闕文垂將來之大法乎享數弗遐釋數未備尚不能無俟於後之君子是則猶有餘憾焉耳

姚鏞後序曰易以象顯範以數推自然之理也河洛

呈文至於今幾千歲易之象雖已著而範之數無傳焉非無傳也不知而作者晦之也九峯先生獨能闡神禹不傳之祕分一於萬該萬於一天地事物之變古今興亡之幾性命道德之緼皆不逃乎九九八十一之閒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妙乎其擬諸易也惜也不壽而數之辭未備豈天亦靳此書之全耶後世有子雲必能補之嘗觀啓蒙極範二書實與是編相表裏西山眞先生表公墓謂不愧父師之傳諒哉小子

輒不自揆併刊於章貢郡齋與學者共之

眞德秀曰洪範之數久失其傳聘君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君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書　又曰蔡氏範數與三聖之易同功

黄瑞節曰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九峯蔡氏撰皇極内篇數爲一書於是有範數圖有八十一章六千五百六十一變

熊朋來曰周易之後有揚子雲作太玄首各有贊有

測先儒謂易以數聖人而後成書子雲乃以一身而為數聖人之事司馬公作潛虛主於河圖吉凶臧否幽顯互取其占法因於太玄也蔡仲默作範數主於洛書自一一衍為九九其名數因於太玄也太玄潛虛之贊與行不敢犯易卦之名玄虛亦未嘗相犯今範數乃多重犯太玄八十一首之名潛虛五十五行之名且於周易六十四卦之名亦犯其八何與

胡一桂曰先生謂河圖更四聖而象已著洛書錫神

禹而數不傳故作是書以究極其數其演數之法縱橫皆九位經之以一一一二至於九一九二而終之以九九緯之以一一一二至於九一九二亦終之以九九其筮法或以蓍或以木惜變數之法不傳莫能適諸用也

章懋曰蔡氏範數其占亦用著五十與易相類但易以四揲之而範數以三揲之微有不同其所得之數則以兩奇為一兩偶為二而奇偶為三每以初揲之

數為綱而綱一函三以虛待目以再揲之數為目而目一為一以實從綱若綱得一數而遇目之一則為一綱一而目二則為二綱一而目三則為三若綱二而遇目之一則為四綱二而目二則為五綱二而目三則又為六矣若綱三而遇目之一則為七綱三而目二為八綱三而目又三則成九數此綱目相配所謂兩揲而九數具也若再加兩揲如前所占則得八十一數之一而大全矣其用十二木者不過以記其

揲蓍所得之數非以木而占筮也其木厚一分徑九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者四陽刻三陰刻一者四共為十二木占筮之時雜取其八以記數如揲得綱數之一二三則以陽刻之木記之揲得目數之一二三則以陰刻之木記之始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而得九數之一繼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又得九數之一則成四揲而九九八十一之數具矣其書中所載八十一圖始於一一之原終

於九九之終是為皇極大數猶易之有六十四卦也然六十四卦各有六爻總為三百八十四爻以定吉凶故範數自原至終有八十一大數而一數之下又各列八十一之小數焉故於四揲之後又加四揲以求其小數而決吉凶如原之一一則為元吉原之一二則為无咎而原之九九則大凶所謂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者也以其一綱一目自上而下直而數之各有二木則為縱二以其四綱四目自左而

右橫而布之各有四木則為橫四共成一圖

桑悅曰九峯占法之要在兩奇為一兩耦為二奇耦為三初揲為綱綱一函三以虛待目一則作三二則作六三則作九再揲為目目一則一以實從綱一則為一二則為二三則為三綱目數成各除九數用其零數成卦其四時節氣散於各數之間欲因其時而覩數之吉凶耳於歴法恐不甚合也數若自然實同補輳謂太乙潛虛相去無幾謂與四聖之易同功愚

未敢隨聲附和也

鄭善夫曰範數也數者理之具也時之因也繫之辭焉所以告也定之吉凶所以斷也九疇者總其綱也九九者衍其數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不可窮也易更四聖而洪範之數待九峯而著然釋數之詞缺而未備余生後四百餘載闕於日月乃率辭揆方僭叙所得焉二至者一歲之樞紐陰陽之肇也萬物原於陽而終於陰冬至陽生萬物之原故原數始焉夫

物之始其潛於下故受之以潛陽乃曰潛氣漸闕
以漸長也潛藏也物藏不可不守故受之以守守不
可不信故受之以信信者實也所守闕直則
陷於偏邪故受之以直過直則蒙故受之以蒙蒙者
物之穉也穉物所當開故受之以開開闕
故受之以須須者須所欲也過欲必危故受
之以厲闕知危懼則有成故受之以成物成而動故
受之以沖沖動也動必振於外故受之以振振者奮

也奮振必有求故受之以祈祈求也所求不可越其常故受之以常常者所當順也故受之以柔柔順也順常則不為苟難故受之以易平易近人然後可親故受之以親親者歡以相愛也相愛必文以相接故受之以華華文也文著見故受之以見既見則天下文明道無不獲故受之以獲獲者得也得人以相從故受之以從從則有交之道焉故受之以交既交必育故受之以育育長也既長必壯故受之以壯物壯

而興故受之以興興起也物興起而欣欣然故受之以欣欣者情必舒故受之以舒舒徐也叙也叙必相比故受之以比物不可久比故受之以開既比闕

晉故受之以晉晉進也進不苟故受之闕

一一者益也故受之以益益而後章故受之以章章明也明則益以盈故受之以充充滿也充滿不可以自私故受之以錫錫予也益以錫予則人心靡然故受之以靡靡偃也人心偃靡所從者衆故受之以

庻庻不決則黨故受之以決衆決則悅故受之以豫
豫悅樂也悅樂而升故受之以升升者進於上也陽
之極也陽極於上無不中也陽已極而陰萌焉夏至
時之中也故受之以中過中陰之伏也故受之以伏
陰而曰伏氣漸乎終道將否也伏匿也匿必有過故
受之以過過愆也愆過則疑故受之以疑疑則失衆
故受之以寡寡過則闇而日章章飾也故受之以飾
飾文也文過必自戾故受之以戾戾必不情故受之

以虛理虛則昧故受之以昧昧則有損故受之以損

損過以用中故受之以用過用則退故受之以卻卻

者退也退不可闕故受之以翕翕聚也聚以致

遠故受之以闕不可不奮故受之以迅迅於遠

不可闕故受之以懼有懼必當去故受之以除除

闕必弱故受之以弱弱者氣失其平故受之

以疾疾之不已必爭故受之以競競則必分故受之

以分分而失均必訟故受之以訟訟不可長故受之

以收收歛也物歛則就實故受之以實實者誠也誠則能以禮下人故受之以賓賓而弗穆則危故受之以危危者自高而懼也懼危則自堅故受之以堅堅剛也金剛則草故受之以草草以通天下之利故受之以報報者禮也禮必有所止故受之以止止亂莫如戎故受之以戎起戎者怨之結也故受之以結結聚也聚必有養故受之以養養以致用故受之以遇遇合也合而必勝故受之以勝勝者俘其因也故受

之以因因敵也勝敵則能任故受之以壬壬任也壬者水居萬物之歸陰之極也陰極 闕 固也故受之以固久固必遷故受之以遷 闕 墮故受之以墮墮復於下冬至之半 闕 終也故受之以終終焉蓋始終一歲之成也

吳安國曰九峯蔡氏謂易更四聖其象已著範錫大禹其數不傳乃著洪範內篇因疇有九而衍之爲八十一始於原迄於終蓋欲闡範數以配易象也其八

十一章於天道人事邪正得失之變詳矣然多掇拾易中之辭而曰蒙曰晉曰益曰升曰豫曰損曰草曰訟多與易卦同得無贅乎

朱朝瑛曰揚子雲草玄合象數而通之蔡元定演疇離象數而分之究之合者未必能通離者未必能分也

按蔡氏洪範内篇八十一章左一右一曰原左一右二曰潛左一右三曰守左一右四曰

信左一右五曰直左一右六曰蒙左一右七曰開左一右八曰須左一右九曰厲左二右一曰成左三右二曰沖左二右三曰振左二右四曰祈左二右五曰常左二右六曰柔左二右七曰易左二右八曰親左二右九曰華左三右一曰見左三右二曰獲左三右三曰從左三右四曰交左三右五曰育左三右六曰壯左三右七曰興左三右八曰欣左三右

九曰舒左四右一曰比左四右二曰開左四右三曰晉左四右四曰公左四右五曰益左四右六曰章左四右七曰盈左四右八曰錫左四右九曰靡左五右一曰庶左五右二曰決左五右三曰豫左五右四曰升左五右五曰中左五右六曰伏左五右七曰過左五右八曰疑左五右九曰寡左六右一曰飾左六右二曰戾左六右三曰虛左六右四曰昧左

六右五曰損左六右六曰用左六右七曰郤
左六右八曰翕左六右九曰遠左七右一曰
迅左七右二曰愳左七右三曰除左七右四
曰弱左七右五曰疾左七右六曰競左七右
七曰分左七右八曰訟左七右九曰收左八
右一曰實左八右二曰賓左八右三曰危左
八右四曰堅左八右五曰革左八右六曰報
左八右七曰止左八右八曰戎左八右九曰

結左九右一曰養左九右二曰遇左九右三曰勝左九右四曰囚左九右五曰壬左九右六曰固左九右七曰移左九右八曰墮左九右九曰終其占一吉二咎三祥四吝五平六悔七災八休九凶其名與易卦同者蒙壯比晉益豫升過損訟革凡十有一與太玄首同者守閑成常親從交中疑飾戾翕堅止養遇凡十有六與潛虛行同者柔昧郤厲賓育興

凡七

俞氏深洪範疇解

一卷

存

曹溶曰深字魯淵桐廬人宣德中汶上教諭疇解一卷乃釋九峯蔡氏内篇

韓氏邦奇洪範圖解

一卷

未見

邦奇自序曰昔者上天式教出書於洛大禹因書以第疇箕子因疇以衍義九以綱之五十以紀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粲然明備古今所謂洪範者也有宋蔡九峯氏因律呂之變悟洛書之旨乃推數而賛之辭由占以致其用泄大禹之神藏發箕子之妙緼而範之為範總於稽疑矣大哉範乎上配周易洪纖脗合無毫髮爽其為占也蓍皆五十用皆四十有九洛

書體方而用圓圓者用三故揲以三河圖體圓而用方方者用四故揲以四奇以三乘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具矣偶以四乘二四為八八八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之數具矣至於分掛揲分終始皆同自然配合若天地陰陽不可少其一雖康節之經世亦别為機軸太玄潛虛之屬安能涉其波流乎夫羲文之學見於易禹箕之學見於範孔子作十翼而易以傳箕子既沒不得而傳焉九峯

生於二千餘年之後始紹其絕理由心得業匪師傳其功懋矣數辭未備而蔡子卒乃又絕矣鰲峯氏補其缺辭而訓釋之其後復明然朞有陰陽著有奇偶而考占未備至於今其殆將又絕矣乎洪範傳曰象以偶為用者也有應則吉範以奇為用者也有對則凶又曰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閏數者天地之閏氣也其吉凶者雜此範學相傳之祕也著之篇末以示讀範之士云

曹溶曰苑洛韓氏洪範圖解亦釋九峯蔡氏書而作

程氏宗舜洪範内篇釋

九卷

存

宗舜自序曰蔡氏著洪範皇極八十一數始於原終於終不越乎吉凶悔吝災祥休咎而已是故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皆數也皆數則皆理也數之體著乎形數之用妙乎理九峯因

體而象其形於書因用而闡其理於文其深有志於窮神知化者也視之洞極潛虛之作相去大逕庭矣惜乎每數雖與月令相應而未言所以應之者每數有與上同功而未言所以同功者或有闕文而未暇語者或有遺數而未及詳載者天台謝氏以其享數弗遑釋數未備尚不能無俟於後之君子予深玩性學之餘不揣妄臆慨然言其所以應所以同功所以闕文遺數者庶幾天地之肇昭此也人物之生別此

也萬事之得失辨此也遂成全書為有志性學者一考證焉

蘇氏綽擬大誥一篇

存

後周書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爵美陽伯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獘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

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王應麟曰蘇綽大誥近於莽矣太玄所謂童牛角馬

不今不古者與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四至七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憨意誠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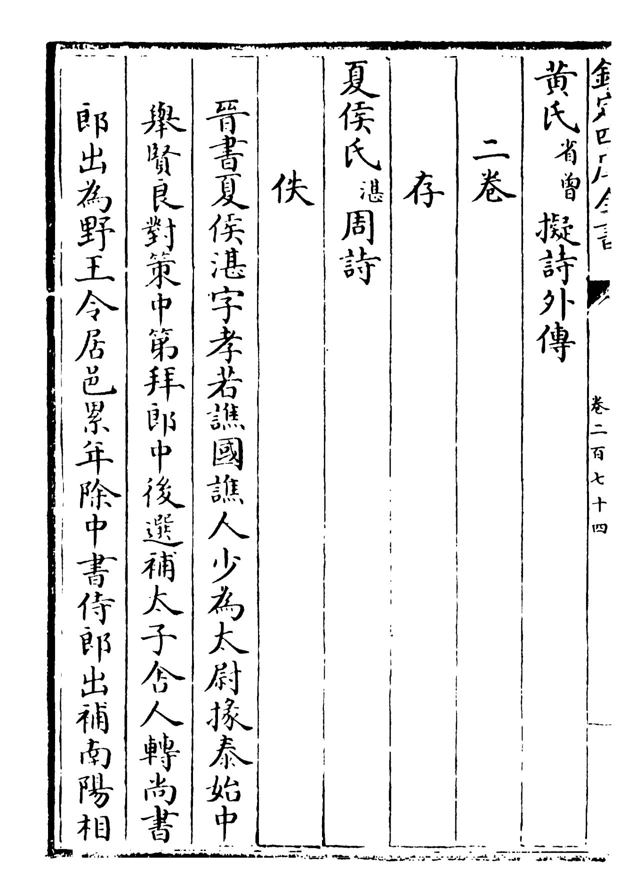
擬經七

王氏通續詩

十卷

佚

杜淹曰文中子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為十卷



黄氏省曾擬詩外傳

二卷

存

夏侯氏湛周詩

佚

晉書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少為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為野王令居邑累年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

遷太子僕惠帝即位以爲散騎常侍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湛自序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世說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

潘氏岳補亡詩

佚

葛洪曰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

晉書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出為河陽令轉懷令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楊駿引為太傅主簿駿誅除名未幾選為長安令徵為博士尋為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

按潘黄門集祇有家風詩即葛稚川所云補亡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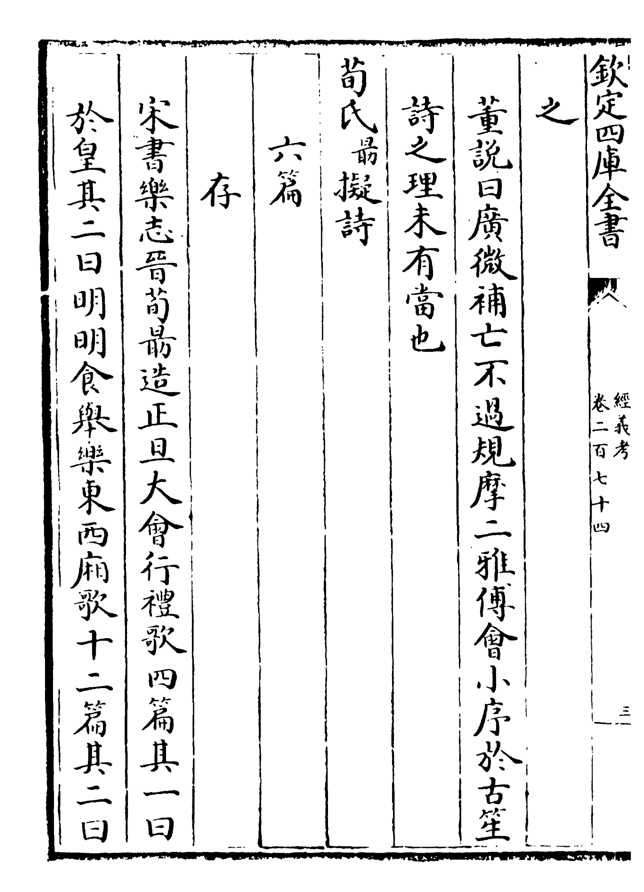
束氏晳補亡詩

六首

存

晳自序曰晳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王隱晉書束晳字廣微陽平人賈謐請為著作郎嘗覽周成王詩有其義亡其辭惜其不備故作辭而補



之

董說曰廣微補亡不過規摹二雅傅會小序於古笙詩之理未有當也

荀氏勗擬詩

六篇

存

宋書樂志晉荀勗造正旦大會行禮歌四篇其一曰於皇其二曰明明食舉樂東西廂歌十二篇其二曰

賓之初筵其五曰烈文六曰猗與八曰振鷺

沈氏朗新添毛詩

四篇

闕

邱光庭序曰大中年中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篇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為三百篇之首蓋先儒編次不當爾今別撰二篇為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為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為文王詩請以此四詩置關

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之義也朝廷嘉之夫沈朗論詩一何狂謬新添四詩為風乎為雅乎為風也則不宜歌帝王之道為雅也則不可置關雎之前非惟首尾乖張實亦自相矛盾其為妄作毋乃甚乎

丘氏光庭補新宮詩

三章

存

光庭序曰新宫成室也宫室畢乃祭而落之又與羣臣賓客燕飲謂之成也　又曰昭二十五年左傳叔孫昭子聘於宋公享之賦新宫又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宫今詩序無此篇蓋孔子反魯之後其詩散逸採之不得故也三百之篇孔子既巳删定子夏從而序之其序不冠諸篇別為編簡縱其辭尋逸則厥義猶存若南陔白華之類故束晳得以補之惟此新宫則辭義俱失苟非精考難究根原按新者有舊之辭

也新作南門新作延廏是也宮者居處燕遊宗廟之總稱也士蔿城絳以新其宮梁伯溝其公宮居處之宮也楚之章華晉之虒祁燕遊之宮也成三年新宮災禰廟之宮也然則正言新宮居處之宮也蓋文王作豐之時新建宮室宮室初成而祭之因之以燕賓客謂之為考考成也若宣王斯干考成室之類是也亦謂之落落者以酒澆落之也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類是也因此之時詩人歌詠其美以

成篇章故周公采之以燕享歌焉必知此新宫為文王詩者以燕禮云下管新宫下管者堂下以笙奏詩也鄉飲酒禮云工升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笙之所奏例皆小雅皆是文王之詩新宫既為下管所奏正與南陔事同故知為文王詩也知非天子詩者以天子之詩非宋公所賦下管所奏故也知非諸侯詩者以諸侯之詩不得入雅當在國風故也知非禰廟詩者以禰廟

之詩不可享賓故也知非燕遊之宫詩者以燕遊之宫多不如禮其詩必當規刺規刺之作是為變雅享賓不用變雅故也由此而論則新宫為文王之詩亦已明矣或問曰文王既非天子又非諸侯為何事也答曰周室本為諸侯文王身有聖德當殷紂之代三分天下之衆二分歸周而文王猶服事紂武王克殷之後謚之曰文追尊為王其詩有風焉周召南是也有小雅焉鹿鳴南陔之類是也有大雅焉大明棫樸

之類是也有頌焉清廟我將之類是也四始之中皆有詩者以其國為諸侯身行王道薨後追尊故也新宫既為小雅今依其體以補之云爾

補茅鴟詩

四章

存

光庭序曰茅鴟刺食祿而無禮也在位之人有重祿而無禮度君子以為茅鴟之不若作詩以刺之　又

曰襄二十八年左傳齊慶封奔魯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杜元凱曰茅鴟逸詩刺不敬也凡詩先儒所不見者皆謂之逸不分其舊亡與删去也臣以茅鴟非舊亡蓋孔子删去耳何以明之按襄二十八年孔子時年八歲記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記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慶封奔魯之日與孔子就學之年其間相去不遠其詩未至流散況詩禮盡

在魯國孔子賢於叔孫豈叔孫尚得見之而孔子反不得見也由此而論茅鴟之詩不合禮又為依孔子删去亦已明矣或曰安知新宫不為删去耶答曰新宫為周公所收燕禮所用不與茅鴟同也曰茅鴟為風乎為雅乎曰非雅也風也何以言之以叔孫大夫所賦多是國風故也今之所補亦體風焉

胡震亨曰邱光庭吳興人國子太學博士

淳化鄉飲酒詩

三十三章

存

按淳化中鄉飲酒禮歌詩三十三章鹿鳴六章南陔二章嘉魚八章崇丘二章關雎十章鵲巢六章其辭皆别撰見宋史樂志

鄭氏剛中補南陔詩

五章

存載北山集

鄭氏傳補白華詩

三章

存 戴鐵網珊瑚

潘耒曰元饒州路總管王都中父閩國忠愍公以至元甲申使日本歿於難訃聞於京都中時七齡母張普貴以守節自誓祝髮於京之淨垢寺及卒像設之筵餅簪丹茶兩旬浹矣其花半萎中有一蕚天然融結狀類桃實非花非果玉質縠章宛分三脈日漸以

腴内外映徹如淨琉璃乃命工寫為圖國史編修章
嚞為之作傳一時題識賛詠者二十人而東嘉鄭僖
補白華三章以美都中之孝感焉

朱氏戴埴補笙詩

六篇

存

戴埴自序曰笙詩六篇雖亡推之於理亦可補焉譬
如冬官之篇亡而以考工記補之格致之傳亡而以

程子之意補之夫考工記之與程子之意皆與本文不類而補之亦未為害何獨於詩靳之不敢補哉南陔等篇前賢多補之者如夏侯湛之作今存一章可考而不見其全文惟束廣微之作備載於文選者是也裴耀卿守宣州歌此詩觀者感泣豈即束氏所補者歟抑夏侯氏所補者歟夏作見劉孝標世說註其辭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鷄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潘岳見是詩曰

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以今觀之其意固善

矣其語煩重複晨昏夙夜只是一義束詩亦無甚動

人處豈能令感泣乎閒嘗效顰爲之

陸氏世儀詩鑑

十卷

未見

盧氏辯六官述

闕

後周書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令錄辯所述六官著之於篇天官府地官府春官府夏官府秋官府冬官府史雖具載文多不錄

皮氏日休補周禮九夏歌

九篇

存

日休自序曰周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按鄭康成注云夏者大也樂之大者歌有九也九夏者皆詩篇名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嗚呼吾觀之魯頌其古也亦已久矣九夏亡者吾能頌乎夫大樂既去至音不嗣頌於古不足以補亡頌於今不足以入用庸何頌乎頌之亡者俾千古之下鄭衛之內窈窈冥冥不獨有大卷之一章乎

王氏韶之擬肆夏詩

存

宋書樂志王韶之造四廂樂歌五篇一曰肆夏

南齊書樂志元會大饗四廂樂齊微改革多仍宋舊

辭其臨軒樂亦奏肆夏

隋書樂志北齊元會大饗賓入門四廂奏肆夏

古今樂錄曰周禮王出入奏王夏賓出入奏肆夏肆

夏本施之於賓王出入不應奏肆夏也

王氏彥威 續曲臺禮

唐志三十卷

佚

按紹興續到闕書目亦有之

程氏滎秀 翼禮

佚

嚴州府志程滎秀字孟敷休寧人延祐中嘉興路儒學教授以家禮出文公歿後復取文公言行有涉於

禮者爲翼禮以傳後仕至江浙提舉副提舉

張氏棟居家儀禮

未見

高坦曰張棟字起東平和人萬歷丙戌進士官至姚安知府

楊氏廉擬鄉飲酒禮

一卷

未見

廉自序曰廉讀儀禮鄉飲酒篇因記伊川程夫子之言曰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匕箸皆聖人隨時之義以是知古不必深泥也乃潛求其不大戾者而擬議焉第不知好禮之士以爲何如耳

陶氏潛鞠小正僞本

一卷

存

馮京第序曰予每從市肆閱書歲乙亥得鞠小正一

篇於淮西市題曰晉陶淵明著其言簡而覈似為晉
宋人作世之推求鞠故實者必稱淵明然則種鞠東
籬下故能究其理而盡其法者也其書以秋九月為
正儻亦不奉宋正之微旨耶鞠記黄華本諸夏正抑
黄魏統之色也晉所從受代子滅則思母而宋運故
當用魏德勝之爾又鞠窮也華事至此而窮其歎身
與國之窮乎陶明之俯仰感與於一鞠有以夫古人
之意不必如是然是乃古人之意也其大小注論種

植法甚詳不定為誰注然後之愛鞠者求之此一卷書足矣古人為學祀先聖先師若以陶為鞠聖得不以此書為鞠師也哉他時三徑業成當倣茶竈祀桑苧翁於籬次畫葛巾遺像庶幾與鞠並蒙其福焉

按鞠小正一卷四明馮京第躋仲得之淮陰市託名陶淵明所作其書以秋九月為正月序曰秋九月者鞠之乘時行令也故建以為正謂之履端其終以秋八月始予榮卒予將

發終則有始華之久與天地四時爲無窮也

又有注論種植之法頗詳殆即蹄仲游戲之

作爾

皮氏日休補大戴禮祭法

一篇

存

日休序曰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咎繇作帝謨爲

士師其道參乎舜禹不曰法施於人乎何祀典之闕

哉祭法曰能禦大災則祀之堯舜之世山林着鳥獸
暴益作虞也山林疏鳥獸鮮人民安不曰能禦大災
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昔者周
公輔武以寧殷亂佐成而定周業制禮樂立明堂不
曰以勞定國乎何祀典之闕哉如以咎繇伯益之功
小於舜禹不在祀典則契為司徒而民成咎繇也冥
勤其官而水死伯益也如以聖人制禮自有七廟不
合列在祀典則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周公也如

皆以功烈列於民者則吾之先師仲尼邁德於百王垂化於萬代孰不若契為司徒寔勤其官也哉日休懼聖人之丈將亂而墜敢參補而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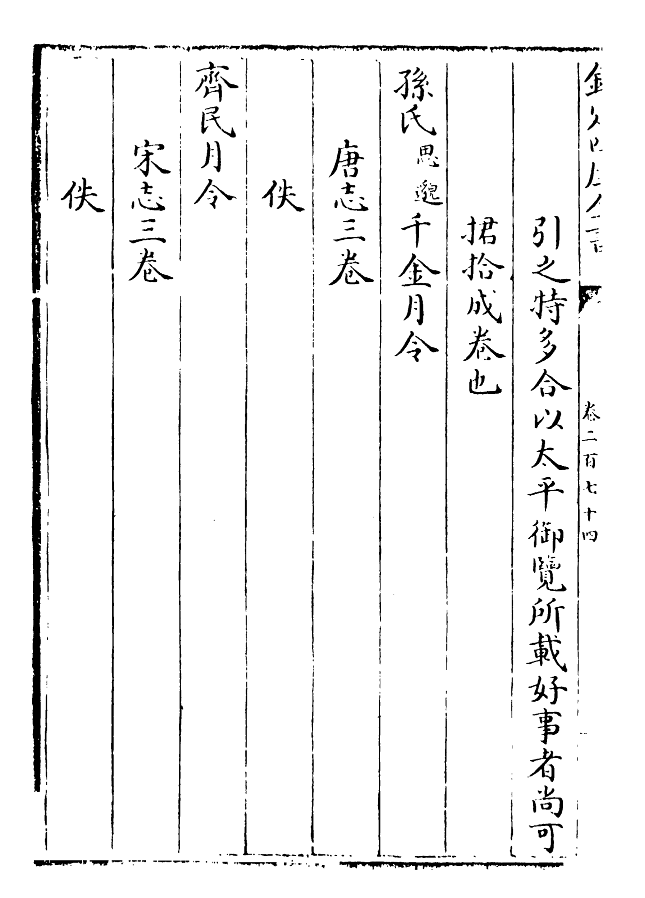
崔氏寔四民月令

隋志一卷

佚

隋書後漢大尚書崔寔撰

按四民月令其書雖佚而賈思勰齊民要術



引之特多合以太平御覽所載好事者尚可

捃拾成卷也

孫氏思邈千金月令

唐志三卷

佚

齊民月令

宋志三卷

佚

按齊民月令太平御覽引之

劉氏孝孫遯甲月令

十卷

佚

裴氏澄乘輿月令

唐志十二卷

佚

唐會要貞元十一年八月國子司業裴澄撰乘輿月

令十二卷上之

劉氏先之兵家月令一作竹之又作定之

宋志一卷

佚

符氏彥卿行軍月令

宋志四卷

佚

王氏洪暉行軍月令

宋志四卷

佚

姚氏稱攝生月令圖

宋志一卷

佚

鮑氏雲龍大月令

一卷

佚

袁氏以贇太乙月令

一卷

未見

徐氏獻忠山家月令

未見

獻忠自序曰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至哉言乎小人俯仰所資具斯有道矣夫山原異土習尚各宜濟以聞識協諸節候庶乎不失太

平之政以符擊壤之化至於柴門洞啟牧豎前驅夕照光回篝燈自命佳蔬在㭬濁酒可漉布被擁寒農書作枕足以怡神不知老至斯又蒙之至樂也含是而遠有所慕余所不能夫亦習而成性者耶

王氏士正水月令

一卷

存

士正自序曰曹縣古北亳地瀕大河其人習知水候

偶得無名子水候古一卷其辭頗近古因稍刪次之為水月令備河渠參攷焉

陽成氏脩樂經

佚

王充曰陽成子長作樂經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二聖之才者　又曰陽成子長樂經卓絶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漢朝不識

李氏玄楚樂經

唐志三十卷

佚

房氏庶補亡樂書

宋志三卷

佚

曹學佺曰益州進士房庶曉音律宋祁田況薦之上

其樂書名詣闕試祕書省挍郎

余氏載中和樂經

二卷

未見

張萱曰元余載採集經典論樂語彙而為書

湛氏若水補樂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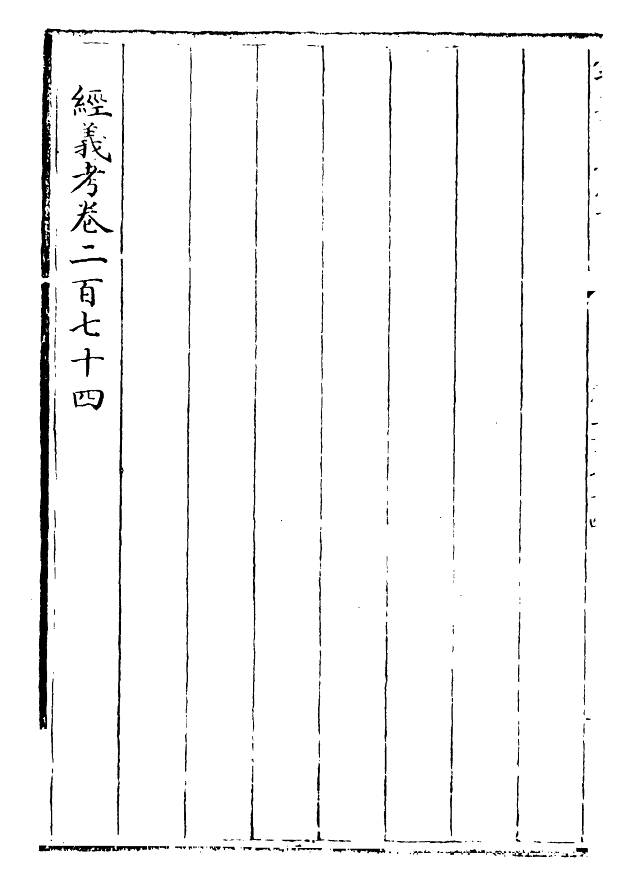
未見

若水自序曰補樂經何為者也以樂經之缺而擬補之也樂記其傳也經亡而傳存猶存告朔之餼羊也

然而論其義理而遺其度數則樂之本廢矣夫禮樂一道也二禮之缺吾已正之經傳矣樂經之缺自吾四十而致意焉夫禮由心生者也樂由禮生者也禮主序樂主和序以致中和以致和序生於心和暢於外則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手舞足蹈樂所以盡神也以格神人以感上下以位天地以育萬物夫位育感格治之至也古之極也故古之明王之治天下必興禮樂三

代而上以至黄帝堯舜之治皆由此道也漢唐而下治不如古非其人物之異也以禮樂之道廢焉耳夫禮之起在節文矣節文者禮之經也樂之起在度數矣度數者樂之經也節文者升降揖讓之謂也度數者律吕聲音之謂也予年耄耋矣幸天數之未盡撫素志而未酬乃在西樵隱居無事閒取諸家律吕之說而竊損益更張以文之擬為古樂經一篇而以樂記諸見於載籍者列於後以為之傳焉經以定其度

數傳以發其義理而樂其可知矣有聖君賢相欲興禮樂者必於是乎有取焉或曰王通續經至今為誚而吾子又有是作焉不亦取譏於天下後世矣乎曰述之也非作之也擬之也非續之也夫何誚後有聖者斯知之矣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四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擬經八

何氏承天春秋前傳

隋志十卷

佚

春秋前雜傳唐志作前傳雜語

隋志九卷 唐志十卷

佚

晉史乘偽本

一卷

存

丁公著曰晉名春秋為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

吾衍存曰晉史乘於劉向校讐未之聞余近年與楚

史檮杌併得之誠奇書也不著作者名氏觀其篇目

次第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雖桓文之事仲
尼之徒不道而晉乘楚檮杌孔子修春秋多取之余
嘉其書因錄之以備三史之目

胡應麟曰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檮杌檮杌今不可見
而汲冢紀年所載事於晉獨詳其文與春秋類豈即
孟子所謂晉乘者與自三晉之分此書入魏史氏遂
以魏事繫之晉末蓋惠王之史所紀孟子所見必此

元人有偽作晉乘楚檮杌者吾衍子行序謂一日併

得之其書雜取左傳國語新序說苑中論文莊二伯事節約成篇宋景濂王子充謂即衍所撰

楚書檮杌僞本

一卷

存

春秋文曜鉤曰楚立唐氏以為史官

呂覽唐尚敵年為史其故人為唐尚願之唐尚曰吾非不得為史也羞而不為也

丁公著曰楚謂春秋為檮杌者在紀惡而興善也

按晉乘楚檮杌隋唐宋志及崇文中興等目俱無之即明文淵閣書目亦未有不知何時何人為此而託序於吾衍子行

又按于欽作齊乘張唐英作蜀檮杌乘與檮杌不可謂經然亦春秋之類附識於此

袁氏康吳氏平越絕書

十五卷

存

本事篇何謂越絶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為氏姓是以明之絶者絶也謂句踐時也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恥之故子貢說齊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興晉彊越其後賢者辨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畧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脣之與齒表之與裏蓋要其意覽史記而述其事也問曰何不稱越經書記而言絶乎曰不也絶者絶

也句踐之時天子微弱諸侯皆叛於是句踐抑強扶弱絶惡反之於善取舍以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沂開陽復之於魯中國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在於内感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故作此者貴其内能自約外能絶人也賢者所述不可繼絶故不為記明矣

後序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為誠譏惡為誡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

越相攻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為比肩記陳厥說畧有其人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霞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畧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於邦賢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顔淵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覩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溫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覽論者不得莫能達焉猶

春秋銳精堯舜埀意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日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已喻人後生可畏蓋不在年以口為姓萬事道也承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應也百歲一賢賢復生也明於古今知識宏也德比顏淵不可量也時莫能用籥口鍵精深自誠也猶子得麟丘道窮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寶也覆以庚兵絕之也於乎哀哉莫肯與也屈原隅界放於南楚自沈

湘水蠡所有也

崇文總目子貢撰或曰子胥舊有内記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裁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世或傳二十篇者非是

陳振孫曰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為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為而漢人又附益之耳越絶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宜具辭聖文越於彼辨士絶於此故曰越

絶雖則云然終未可曉也

張崇繙曰越絶復讐之書也

胡侍曰越絶書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胥撰陳氏書録解題云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為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呉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為而漢人又附益之者予按篇末叙則草創越絶者為會稽袁康而潤色之者乃同郡呉平耳又論衡按書篇有會稽呉君高越紐録意者君高

即吳平之字越紐為越絕之譌也

田藝衡曰隋志越絕記十六卷崇文總目十五卷舊為內紀者八為外傳者十七馬氏通考云二十篇者非是葢左傳國語之流第作者之名不著曰賜見春秋發憤記吳越則明載於外傳之篇而序曰吳越賢者所作或曰子胥又曰後人述說其曰句踐以來至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將復見於今是紀其時也百歲一賢猶為比肩是紀其侶也以去為姓得衣乃

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紀其姓與名也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文屬辭定自於邦賢是紀其地也德配顔淵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是紀其行與年也究而繹之義斯顯矣要之記陳厥説者袁創於先而屬文定辭者吳成於後也豈斯人之徒當建武之末追痛中國之亡而句踐之祀忽諸故因越絶以成書耶

錢氏䋣續越絶書

二卷

存

按續越絶書二卷亡友錢稺茁避地白石樵林時所撰也其云得之石匣謂是漢吳平著蜀譙岍注蓋詭託之辭上卷曰內傳本事吳內傳德序記子游內經外傳越後語西施鄭旦外傳下卷曰越外傳雜事別傳夔越上別傳夔越下內經雅琴考叙傳後記序畧曰賜

紀越絕成一家言袁康接之章句具篇文屬辭定又何續焉惟上紀春秋之獲麟下逮吏始之元是亦可謂好事矣

趙氏曅吳越春秋

隋志十二卷

存

中興書目吳越春秋十卷內吳外越以紀其事吳起太伯止闔閭越起無余止句踐

晁公武曰吳起太伯盡夫差越起無余盡句踐內吳外越本末咸備

王應麟曰吳越春秋其属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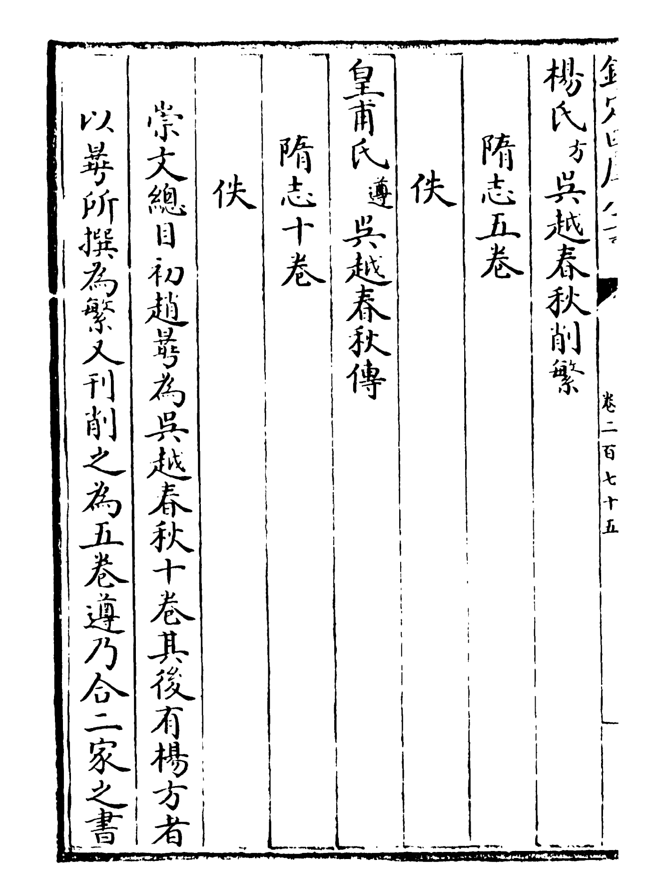
徐天祐曰㬎去古未逺又山陰人故其綜述視他書所記二國事為詳然不類漢文

錢福曰吳越春秋作於東漢趙㬎後世補亡之書耳大抵本國語史記而附以所傳聞者為之其大旨誇

越之多賢以矜其故都而所編傳乃內吳而外越則又不可曉矣所載孔子子貢事不可據而其謀則在當時游說之至高者也若胥胥之忠蠡之智種之謀包胥之論策孫武之論兵越女之論劒陳音之論弩句踐臣吳之別辭伐吳之戒語五大夫之自效世亦何可少哉

張氏遐吳越春秋外紀

佚



楊氏方吳越春秋削繁

隋志五卷

佚

皇甫氏遵吳越春秋傳

隋志十卷

佚

崇文總目初趙曄為吳越春秋十卷其後有楊方者以曄所撰為繁又刊削之為五卷遵乃合二家之書

考定而注之

樂氏資春秋後傳

隋志三十一卷唐志三十卷

佚

隋志晉著作郎樂資撰

劉知幾曰晉著作郎樂資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書始於周貞王續前傳魯哀以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繼周終於二世合作三十卷

按初學記引春秋後傳文云秦穆公將兄三人囚於内宫又云張孟談謂趙襄子曰臣聞董安于之在晉陽公宫之垣皆荻蒿又云赧王三十八年秦始作浮橋於河又水經注引後傳文云使者鄭容入柏谷關至平舒置見華山有素車白馬問鄭容安之答曰之咸陽過鄗池曰吾華山君使願託書致鄗池君子之咸陽過鄗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扣梓

當有應者以書與之勿妄發致之得所欲鄭容行至鄗池見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欵梓應曰諾鄭容如睡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謁者出受書入有頃聞語聲言祖龍死

劉氏允濟魯後春秋

唐志二十卷

佚

唐書劉允濟中宗時遷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

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獻之允濟嘗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之如浮雲爾

裴氏光庭等續春秋經傳

佚

唐書開元中裴光庭拜侍中兼弘文館學士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司馬利賓直弘文館撰續春秋經傳約周公舊規依仲尼新例自戰國迄隋上自周敬王下至有隋請

天子修經光庭作傳書久不就

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年三月丁卯奏上

李氏䝿戰國春秋

隋志二十卷

佚

陸氏賈楚漢春秋

漢志九篇隋志九卷

佚

後漢書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

劉知幾曰呂陸二氏各著一書惟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曰春秋

司馬貞曰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間事

洪邁曰陸賈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

按楚漢春秋顔師古漢書注李善文選注皆引之則唐時尚存又太平御覽亦引之則宋

初猶未亡也

何氏英漢德春秋

十五卷

佚

蜀中著作紀漢何英著英郫人何武弟也與成都楊

申俱通經緯

孔氏衍漢春秋

唐志十卷

佚

後漢春秋

唐志六卷

佚

漢魏春秋

隋志九卷

佚

胡氏旦漢春秋

通志一百卷

佚

漢春秋問答

通志一卷

佚

國史志胡旦漢春秋百卷問答一卷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貶以擬春秋淳化五年旦自言願給借館吏繕寫帝曰褒貶出於胸臆豈得容易流傳祥符三年謝

泌又為言敕襄州給紙寫天聖中獻之仁宗稱歎遷

旦祕書監

鄭樵曰問答者旦與門人郝羽問答

宋實録祥符三年十二月襄州言通判司封外郎胡

旦撰漢春秋百卷詔給札録進

玉海天聖元年九月十六日中書門下言胡旦先撰

漢春秋一百卷久未進入詔令本州遞進二年二月

癸亥州以旦書上進上稱歎之以祕書監致仕命一

子為京官初旦上所撰漢春秋一百卷上因問旦著書本末宰臣王欽若曰旦太宗朝進士第一人詞學精博嘗謂三代之後惟漢得正統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貶著此書以擬春秋上稱歎故有是命初旦斵大硯方五六尺既而埋之且刻曰胡旦修漢春秋硯云

梁氏固漢春秋

佚

山東通志梁固鄆城人字仲堅灝之子嘗著漢春秋

初以瀨蔭賜進士出身祥符初擢甲第累官著作郎

直史館

袁氏曄獻帝春秋

隋志十卷

佚

司馬氏彪九州春秋

隋志十卷

佚

晉書虨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泰始中為祕書郎轉丞作九州春秋以為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於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襍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虨乃討論衆書掇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録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

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

劉知幾曰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錄其行事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篇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

中興書目紀漢末州郡之亂司冀兖青徐荆揚涼幽各一篇彪高陽王睦之長子專精學術泰始中為祕書丞

陳振孫曰晉司馬彪紹統撰記漢末州郡之亂凡盜

賊僭叛皆記之

劉氏峻九州春秋鈔

一卷

佚

右見胡元瑞經傳會通

凌氏準漢後春秋

佚

柳宗元曰凌君宗一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

浙江通志湊準富陽人官翰林學士

王氏希聖續漢春秋

佚

戴表元曰始余考論古今統系於周漢絶續之交三國南北朝五代離合之際未嘗不反覆疑之也乃至於今承學之士皆能黜魏遠吳尊蜀而進之則以子朱子通鑑綱目之作有以補司馬公之未及焉然自朱説大明學者遂謂司馬本書為不能出此而訾之

者何不諒其創之之難也蓋司馬公之於系魏也既言之曰吾書起威烈訖後周記事不得不屬紀年紀年不得不承舊史故乃傳述為文而使觀者自詳焉非立褒貶之法撥亂反正如春秋然也朱子之綱目進於是矣又不過曰通鑑也目錄也舉要也補遺也詳簡之不中也記識之不强也緣本書為之義例焉非斷斷然自行一書曰我行春秋之事也余讀其書而感之昔者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於春秋

固魯史策書而自孟氏以來皆謂夫子作春秋蓋當時夫子老矣雖作春秋可以無辭也通鑑之事孔於魯史綱目之心儉於春秋而二公敬古尊賢謹重忠恕謁乎有君子之道矣然而詳焉者以使擇嚴焉者以使守生乎百世之下間乎二公之說其為幸也不既多乎王君希聖與余年相伯仲才敏十倍於余示教所作續漢春秋若干言不特發陳壽之膏肓助鑿齒之壘守嚴辭正氣真司馬公之忠臣而視朱子又

所謂于湯有光者也病困勦瘵之中諷誦併日爲之作輿顧辱不鄙見需序引歎縮再三莫知所發獨其鈍質有於通鑑綱目之書惓惓不能遽釋者題梗槩於卷後而歸之雖然余於希聖有朋友之義資多聞以蓄德俟餘力以學文方願相以勉焉

孫氏盛魏氏春秋

隋志二十卷

佚

劉知幾曰魏京兆魚豢私撰魏畧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録異聞間出又曰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孫氏壽魏陽秋異同

唐志八卷

佚

鄭氏如幾魏春秋

佚

按西吳鄭如幾撰魏春秋大旨謂商系夏周系商秦系周漢系秦魏系漢晉系魏綿綿系而不絶者謂之統若以魏篡取不使系漢則統其絶矣春秋列國之君雖篡弑而取者皆得承其統聖人不没其實所以著其罪也司馬遷作史記畧準春秋至秦項呂氏亦皆列

之本紀非予之也法應然也必欲以蜀系漢不知蜀亡系之魏耶系之晉耶莫適攸從矣同時張無垢作書難之如幾報書千言書載陳霆兩山墨談董斯張吳興藝文補

員氏半千三國春秋

唐志二十卷

佚

崔氏良佐三國春秋

唐志卷七

佚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彜尊撰

擬經九

孫氏盛晉陽秋

隋志三十二卷唐志二十二卷

佚

晉書孫盛著晉陽秋辭直理正直書枋頭之事桓溫

見之怒其子請删改之盛不可予遂私改之太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得別本於遼東考校多不同書遂兩存

中興書目晉陽秋本二十二卷今止存宣帝一卷懷帝下一卷唐人所書康帝一卷餘亡盛不名春秋而曰陽秋者避鄭太后名也

周密曰簡文鄭后諱阿春故以春秋為陽秋

習氏鑿齒漢晉陽秋

隋志四十七卷唐志五十四卷

佚

檀道鸞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竒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户曹參軍滎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

世說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荆州治中後至都見簡文忤旨出為滎陽郡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

晉書桓溫覬覦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凡五十四卷

唐志三十二卷

鄧氏粲晉陽秋

佚

晉書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不應州郡辟命荆州

刺史桓沖請為別駕

檀氏道鸞續晉陽秋

隋志二十卷

佚

隋志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

劉知幾曰晉江左史官自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作遠則偏記兩帝近則惟序六朝　又曰道鸞好出奇語

蕭氏方等三十國春秋

隋志三十一卷 唐志三十卷

佚

隋志梁湘東世子蕭方等撰

梁書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時河東王為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乞征之世祖拜為都督令率精卒二萬南討至麻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溺死

劉知幾曰劉石等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凡諸羣盜忘夫至公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諡僭帝者稱之以王

中興書目方等采削諸史以晉為主附列漢劉淵以下二十九國又取吳孫皓事起宣帝訖恭帝

王應麟曰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十國春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楊慎曰佛氏有方等經猶云平等世界也故蕭氏取

以為名

按今刊本新舊唐書宋史通志畧皆削去等字矣

武氏敏之三十國春秋

唐志一百卷

佚

崔氏鴻十六國春秋

隋志一百卷唐志一百二十卷

佚

北史後魏崔鴻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吕光乞伏國仁禿髪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録晉劉蕭之書稽以長歷考諸舊志又别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凡一百二卷

劉知幾曰崔鴻鳩諸偽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魏收以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今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　又曰魏世黄門侍郎崔鴻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至始元年鳩集稽備而以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

乃增其篇目勒為十卷鴻没後永安中其子繕寫奏

上請藏諸祕閣由是宣布大行於時

國史志鴻書世有二十餘卷舊志乃五十卷葢獻書

者妄分篇第

晁說之曰司馬公休言温公所考十六國春秋非崔

鴻全書

按今世所傳十六國春秋乃後人采晉書北

史冊府元龜太平御覽等書集成之非原書

也

杜氏延業晉春秋畧

唐志二十卷

佚

延業自序曰蕭方等采削羣史著三十國春秋囊括兩晉之言網羅諸國之事以晉國為主附列二十九國延業删緝題曰晉春秋畧

晁公武曰唐祕書省正字杜延業撰自王隱而下諸

書及諸僭偽傳記皆所詳究而以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刪緝為此書館閣書目作杜光業撰按唐志亦曰延業考新舊史他無所見未詳何時人

趙希弁曰右隋祕書省正字杜延業所述載唐書藝文志

中興書目唐祕書省正字杜光業撰并序起晉宣帝訖恭帝一百五十六年以後魏崔鴻撰十六國春秋尚未究盡梁蕭方等著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

二十九國采集為廣遂加删緝號曰晉春秋畧凡一百八萬餘言

王氏範交廣春秋

佚

裴松之曰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

索氏綏涼國春秋

五十卷

佚

崔鴻曰綏字士艾燉煌人舉孝廉爲記室祭酒母喪去官又舉秀才著凉國春秋五十卷以著述功封平樂亭侯

劉知幾曰張駿命其西曹邉瀏集内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凉國春秋五十卷

鮑氏衡卿宋春秋

唐志二十卷

佚

王氏琰宋春秋

隋志二十卷

佚

隋志梁吳興令王琰撰

吳氏均齊春秋

隋志三十卷

佚

隋志梁奉朝請吳均撰

劉知幾曰梁奉朝請吳均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又曰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

貽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為記事不師古何滋乖之甚與　又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而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豈是敘事之體

裴氏子野齊梁春秋

佚

南史裴子野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

蔡氏允恭後梁春秋

唐志十卷

佚

舊唐書蔡允恭荊州江陵人仕隋歷著作佐郎起居舍人貞觀初除太子洗馬撰後梁春秋十卷

姚氏士犇後梁春秋

二卷

存

李作舟序曰余讀姚子所著後梁春秋而知奪嫡之不祥仁賢之有後天道若陰為𠞰量不爽眉髮者吁可畏也葢六代賢肖無過昭明不幸以一眚懟没嫡冢失嗣至有梁神器一歸之簡文再歸之孝元兩君固皆武帝子也藉令天意而在兩君則當使之長有天下子孫永享顧兩君無論身死人手而聨翩血肖斬刈不翅草菅孝元兇忍固宜簡文懦弱而諸子斷

劄尤苦僅僅遺一大圜豈梁武奪嫡之際簡文亦不無陰計於其間耶乃宣帝父子則雖羈棲一旅直以彈丸荆土依託周魏用抗彊陳者三十餘載而兩主稱帝諸子為王昆孫蕃衍七葉宰相與唐盛衰終始豈非上天明戒奪嫡黙報仁賢之意乎更觀一時為孝元破長沙害河東者莫僧辯若也而僧辯之死似實假手霸先至於後梁股肱若蔡王岑柳諸姓莫不顯著隋唐而文本亦復作相天意從可知矣此意㝠

祕千古未有能道之者適濮陽明府以此書相示因共謀梓使此意灼然昭垂於千百年後且謂姚子編述是書不獨在繼絶存亡已也姚子名士粦經生而貧力於古者尚有西魏春秋僉為廪之以需其成萬歷丁未

顔欲章序曰後梁春秋者何曰姚子以親親而尊尊賢賢而惡惡内内而外外續梁統也親親者何宣帝為梁武孫昭明子於派為嫡於名為順簡文孝元處

非其據咸以凶終帝以三世嗣梁歷載三十有三神明之胄可無統乎尊尊者何陳氏偷有神器僭假名號然梁有一日未亡之胄則有一日未亡之號故其上則有帝后太子諸王下則有公侯令僕文武以及即位崩薨贈謚之法雖小朝廷可無位號乎賢賢者何釋裴政之誅昭忠也聽柳遐之歸旌孝也蔡大有李廣許孝敬書官書死明節也來徵沈重崇儒也歸我三州美字小也惡惡者何張纘伏誅惡禍本也還

師江陵殺河東王譽罪孝元也帝殺殷亮明宇文殺也復置江陵總管著隋志也内内而外外者何華皎内附與其歸也城安湘伐公安不克我所宜讐也吳明徹章昭達入寇統在我也容星犯楚熒惑犯太微天象在梁也所謂内也陳篡梁而不備書讐相篡也周魏之際陳氏諸主僅各一書所謂外也若夫太清三年梁猶未亡尋繼以魏之大統此從先帝志也實所以明孝元之無父也何也宣帝以賢儲宗屑不容

於孝元將駢首就戮若河東桂陽則蕭氏宗祧無噍

類矣不得已而附魏以全宗也附魏則書魏統也孝

元以全楚兵力樂其父兄之危擁兵不下第與宣帝

兄弟讐殺坐致父兄死於逆景之手固不得為人君

且不得為子為弟為臣三綱絶矣是梁不亡於敬帝

而亡於孝元矣書以魏統蓋用王通氏以元嘉遇弒

其後不復備書以魏太和繼之之義也此余以春秋

之義許姚子以尊尊而親親賢賢而惡惡内内而外

外續梁統之說也

吳氏^(兢)唐春秋

唐志三十卷

佚

唐書本傳兢景龍間任史事時武張監領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開元中句官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後貶荆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嵩領國史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

篇

唐會要開元十四年七月六日左庶子吳兢奏臣潛心積思别撰唐書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私室歷二十餘年尚刊削未就於是彌綸舊紀重加删緝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斷自隋大業十三年迄於開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盡在斯矣詔兢就集賢院論次俄令就史館其書未就兢還荆州司馬上令中使往荆州取得五十餘卷

韋氏述唐春秋

唐志三十卷

佚

唐書本傳述舉進士時方少考功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未畢他惟命之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遷固遂上第

陸氏長源唐春秋

唐志六十卷

佚

孫樵曰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掇其潔切峭獨可以示懲勸

郭氏昭慶唐春秋三十卷

佚

南唐書郭昭慶廬陵人博學能自力著唐春秋三十卷保大中補揚子尉後主時擢著作郎

趙氏瞻唐春秋

五十卷

佚

包氏諝河洛春秋

唐志二卷

佚

唐志注記安祿山史思明事

鄭樵曰起安祿山叛訖史朝義敗

陳振孫曰唐祥州司功包諝撰記安史之亂

尹氏洙五代春秋

通志二卷讀書附志五卷

存

趙希弁曰右河南先生尹洙師魯所作也由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甲子迄於周顯德七年正月甲辰

王氏軫五朝春秋

宋志二十五卷

佚

玉海景祐三年七月工部郎中王軫直祕閣軫上五朝春秋二十五卷託始於吳越特擢之

吳氏任臣十國春秋

十卷

存

魏禧序曰錢塘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成以示寧都易堂魏禧而屬之序禧不敏不敢辭於是序之曰史才

之難也久矣世之言史者率右司馬遷而左班固禧
嘗以謂遷當以文章雄天下史之體則固為得蓋史
主記事固詳密於體為宜遷則主於為文而已文欲
畧而後工者則勢不得更詳而歐陽修五代史亦於
事為畧至十國尤不備任臣生七八百年之後傳聞
潤絕書籍散亡毅然起而補之其功甚鉅事亦最難
禧讀其書采擇詳博而精於辨覈為文明健有法自
史記漢書五代史而外豈亦有能先之者哉禧惟天

下之勢分之久則必合合之久則必分而其自合而之分也天下魚潰肉爛不可收拾當時所號為豪傑者非有殊尤絶異之才其德力皆不能相一峻法重歛戰爭不休生民之苦於是為極然吾嘗觀分崩之際其人才每為特盛蓋天下之治禮法明而風俗厚人心安和雖有奇才異能皆帖首抑志以就繩墨及其亂也憤鬱而思動鋌而走險上焉者紀綱法度不立而其下得肆志妄作以自盡其才故自周秦之末

以及五代莫不有特起之英踔厲沈深自奮於功名王侯將相皆以智力相取而非有倖得當其時有大力者出而驅之則合無大力者驅之則分彼帝制自為角立爭雄長者要皆韓彭馮鄧秦李曹石之流亞然後知天下蓋無時而無才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分崩之際最不足數莫如後五代而十國中人才可觀者既已如是任臣是書豈獨補古史之闕取備見聞云爾哉士不幸生其時當思所以自奮毋徒碌碌

以苟全性命為自得且觀其得則知十國之能分者何在觀其失則知十國之終於分而不能合者何故夫能以智力爭城畧地而不知定天下之有規模能屈志協力以得將士之用而不能深仁厚澤以得民心嗚呼此有志之士所為掩卷長太息者也任臣志行端慤博學而思深著有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已版行而是書關係古今尤大惜無有能授之梓人以傳於世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知其必有望矣

苟氏廷詔蜀國春秋

存

按苟氏蜀國春秋予幼時見川中刻本經亂先人遺書盡失不能記其卷目體例矣苟氏名廷詔字宣子華陽人崇禎十六年進士

亡名氏歷代善惡春秋

宋志二十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六